

# 科幻当红 时尚背后是品质

□□ 孙承健

春节长假过后,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口碑角逐,2019年春节档电影市场呈现出基本稳定的格局和态势。同样是改编自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科幻小说作品的两部影片《流浪地球》与《疯狂的外星人》,在同档期的“群雄逐鹿”中,以较强的票房优势拔得头筹。

对于春节档的电影市场而言,一直以来“票房之争”都是大众媒介所主要关注和聚焦的核心问题。然而,对于2019年春节档而言,与其将视点聚焦于票房收益,不如将关注点转向票房之外,毕竟,以刘慈欣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和中国本土的视效团队才是2019年春节档的最大赢家。

相对于往年,中国科幻电影凭借开年大戏迅猛崛起,显然是2019年春节档最具标志性的亮点,但是,能否承载起所谓“科幻元年”的历史称谓,还需要后续更多优秀国产科幻电影的继续接力与持续发酵。有人说刘慈欣是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小说提升到了世界水准,或许并不为过。相对于拥有近代科学理性传统,拥有众多科幻作家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科幻文学的文化土壤还比较贫瘠。同时,在文化历史层面也缺乏崇尚科学的文化传统。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从1904年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开始,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虽历经几次起伏,但始终都有一批文学创作者遵循鲁迅先生所谓“导

国人以前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的精神指向,努力坚守。

2015年8月,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之后,2016年8月,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创作的中篇小说《北京折叠》,又斩获了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科幻文学的快速发展,毋庸置疑,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崛起,提供了融科学与艺术想象的文学基础。但这一基础的文化厚重感及再生产能力,既需要有更多优秀创作者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在认知观念层面,使整个社会能够形成崇尚科学的人文态度。

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科幻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所折射出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并且,这种综合实力在电影创作中直接体现于电影视觉工业的整体发展水准。这其中,本土视效团队的发展过程,极具代表性地反映出中国电影视觉工业的整体发展状况。从开始主要依赖于海外视效团队,到本土视效团队能够肩负起全流程的制作重任,本土视效团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精细化分工的专业层次。同时在观念层面,也不断借鉴国外电影视觉工业的发展模式和工业化理念,逐渐打破前后期之间的传统壁垒,在工业化体系中不断完善制作流程。

当代电影视觉工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即是从早期仅仅附属于电

影后期的特效与合成,逐渐发展到从前期视觉化的准备工作开始,视效导演就与电影导演通力合作,从概念草图到银幕影像的最终呈现,全程参与到影片的创作过程之中。纵观春节档影片,从《流浪地球》到《疯狂的外星人》等,本土视效团队无论是在概念设计的艺术创造性、技术手段的应用、云计算的特效渲染等层面,还是在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层面,整体的工业化水准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与快速发展。其中,影片《流浪地球》中75%的视觉特效都来自于中国视效团队的制作,已然体现出本土视效团队现阶段较高的制作水准。虽然当下中国电影还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一些技术的运用和艺术效果的呈现,还存在更大发展空间,甚至在一些关键性环节,还主要依赖于国外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技术,但在总体层面,本土视效团队所表现出的良好专业精神与技术水准,已开始赢得国内导演与制片方的高度信任。

除此之外,2019年春节档一个显著变化就在于,品质与品牌效应成为核心的竞争因素。几部重要的影片《流浪地球》《疯狂动物城》《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等,虽类型形态各异,且创作观念、市场定位与叙事策略以及电影质感也各有不同,但在共识性层面,创作者都试图在品质层面努力赢得观众,在品牌层面建构起自己的产业地位。而对品质与品牌的追求,也逐渐消解了以往过度泛娱乐化的倾

向。围绕品质与品牌竞争关系的建立,不仅对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电影的整体产业结构面临“大浪淘沙”重构格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新一代电影人的成功崛起,与围绕电影视觉工业的产业建构合力作用,不断助推中国电影产业新格局的重构。

俗话说,闭眼难见三春景,出水才看两腿泥。春节档历来是本年度电影发展预测与所面临问题的重要参照。从春节档所释放出的碎片化信息来看,合家欢式的乌托邦想象,已难以满足观众基于现实存在的情感需求;小品式的喜剧风格和元素,已然被多屏文化所分流,而诸如此类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疯狂的外星人》《新喜剧之王》的市场表现,都没能获得良好的市场预期,这其中的问题值得思考。究其根本,并非是喜剧这一类型缺乏观众认同,而是创作者的观念已然滞后于观众欣赏趣味与文化品质的提升。仅就剧本本身而言,一方面,在视点与文本的建构逻辑层面,缺少突破性喜剧因素的设置,缺乏能够折射出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可能性的一种严肃的戏剧性内核,难以在生存体验层面,引发受众基于社会推理模式的个体镜像认同。这其中,2018年中期《我不是药神》现实性因素的持续发酵,显然对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与接受,潜移默化地构成一种参照性。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的多屏时代,一些小品式的喜剧元素已然被多屏分流,甚至是分解到



《流浪地球》剧照

不同的消费层次之中。这就要求创作者有足够的社会“问题意识”,针对不同阶层的人的现实存在,以及基于公平公正诉求的文化视点层面,投入更多的反思。

显而易见,2019年春节档,国产电影在视听手段的运用与电影质感的视觉呈现层面,整体品质的提升都已领先于国内剧作文本的整体水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产

电影的问题之所在。无论是文学改编还是原创剧本。电影叙事既要建构一个有别于现实的“故事世界”,同时,更要关注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可能性。并且,只有关注人的具体存在及其可能性,才能触及现实的内在本质,才是构成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获得精神认同的根本所在。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品 味

## 香港人最爱的泰式SPA

□□ 孙琳

在每个去泰国旅游的行程单上,都少不了的一项,就是泰式按摩或SPA(意为健康在水中)。一次好的SPA不仅使人身心愉悦,还会让人洗尽一天奔波的疲惫,宛若新生。在这件事情上,香港人不仅舍得花钱,还肯花心思去探店。旅游旺季,在曼谷最好的几家SPA里,香港人几乎稳坐客源地第一把交椅,有的店甚至一半顾客都是香港人。所以想找到泰国最舒适的SPA,问香港人准没错。根据几位香港SPA达人的推荐,一家优质的SPA至少应该符合几项标准:

选址是重中之重,大部分来泰国的游客,都对当地炎热的天气颇有微词,在这样的湿热中,很少有游客愿意走几个街区去找一家深藏在巷子里的著名SPA,尤其是本身已经因一天的游玩或购物精疲力尽之时。因此,交通的便捷尤为重要,要么在酒店,要么在商业区。在曼谷的几个高档商业区里,都有不错的SPA。

其次,环境整洁也尤为重要,干净整洁是最基本的。都说人生需要一点仪式感,SPA亦然。尽管每家SPA都有自己的装修风格,但一家好的SPA一定会在细节上做足功夫,为客人营造轻松愉悦的感官体验。色彩的搭配也尽量柔和稳重,避免使用刺激性色彩。另外,灯光也是重要的考量标准,灯不宜过亮,以柔和为宜,颜色正常。

一杯迎宾饮品,一般是飘着幽幽

香气的热茶,外加小点心。别说这无关紧要,一个好的开场白能让人兴致盎然,一下子放松下来,心情也渐渐变得愉悦。

一份身体情况问卷,除了年龄性别国籍语言之外,必须要有的就是过敏史、受伤史、偏好力度、重点部位、皮肤类型等信息,按摩师需要对客人的身体有最基本的了解,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按摩。有的SPA,甚至配有专业的医生,为客人量身定制SPA内容,客人只需要预约时间。

挑选精油味道,这道程序并不是每个项目都有,但大多数情况下,客人在进入房间之前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精油的味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也是体现整个SPA是为客人量身定做的途径之一。香茅草等新鲜草药味道的精油对放松和减压有很好的效果。

泰式按摩是各种按摩中动作最激烈的,由泰国御医吉瓦科库玛根据古印度西部传入泰国的按摩法和当地中国移民的一些按摩手法创造而来,当时作为招待皇家贵族的最高礼节。泰式按摩以活动关节为主,无穴位之说,不同于中式按摩。这种按摩其实是对体验者施加的被动瑜伽,利用独特的推拉蹬揉踩等手法,通过压足、压腰、踩背等方式作用于肌肉筋膜和关节等部位。按摩后如同进行了高强度运动,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和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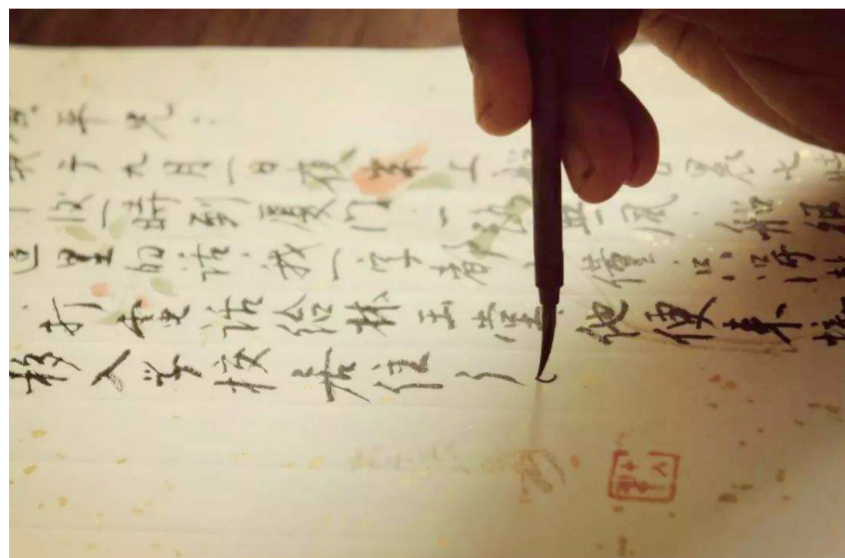
的确,一个经典的泰国SPA,定让泰国之旅舒适惬意。



泰式SPA为客人量身定做精油、香料

凝 思

## 文化类综艺热可持续吗



我们是否还会“见字如面”?

□□ 孙佳山

以《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国家宝藏》等文化类综艺为代表,我国的综艺节目开始探寻普通观众的基本价值认同,试图从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探索可持续的表意空间。这一阶段的文化类综艺,既不像我国港台地区综艺模式的“嘻嘻哈哈”特征,也不像欧美综艺模式的“条条框框”限制,更不像韩国综艺模式的“大喊大叫”风格,在剧情节奏、情感认知、价值理念、文化身份上,与电视机前,尤其是与各类平板电脑和手机屏幕前的普通青年观众,有着更为贴近的文化距离,受到了持续性的追捧。

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其背后有着多重不同的复杂线索的交汇。

就算是在今天,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印象中,一提起传统文化、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会有刻板、保守的老古董式印象,而且很少会将这样的话题和普通青年联系起来。然而近三年来,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所折射出来的一系列新鲜、纷繁的文化经验,却几乎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固有印象。

从2016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到2017年年末的《国家宝藏》,当下的青年群体对于传统文化、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了令人措手不及的巨大热情。因为哪怕是四年前,《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种相对枯燥、乏味的纪录片都很难受到最基本的关注,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纪录片、文化类综艺近三年来的“突然”热播,大大超出了所有既往理论分析框架的解读范围。

然而也同样是文化类综艺大受追捧的2017年,从“油腻中年”到“佛系青年”,关于青年文化的不同层面的集体焦虑屡屡爆发,特别是第四季度,这些在新媒体上引爆的话题所暴露出的深度内在焦虑感,其所反映的社会心理的意味,已经毋庸多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讨论文化类综艺背后的传统文化热的历史纵深,才有着更为明确的现实指向。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鲜活的、翻天覆地的时代变革正在以新旧媒介迭代为表征愈演愈烈,我们要保持足够的审慎和克制。

我们可能远未抵达今天的新的青年一代的更真实面孔——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未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稳定的正式工作、收入整体偏低的广大青年群体,开始通过作为电影、电视、移动互联网等文化产业的消费主体和主力,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源源不断地登上历史舞台。而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状况也远远超出了过去我们所耳熟能详的迷影文化、新兴中产阶级的分析框架。这一青年群体,其作为文化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增量意义,对于他们自身而言,其实也绝不曾料想。

这一波以移动互联网为中心线索的新媒体浪潮,的确将媒介杠杆作用发挥到了迄今为止全部媒介经验的极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化产业的消费主体和主力的结构性变迁,才是这个大时代变局的真正根源所在。在这个维度上,这一波被誉为“清流”的我国文化类综艺不是一种生命力更长、效益产出周期更持续的崭新原创模式?不能在较

为丰富的层次上满足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未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稳定的正式工作、收入整体偏低的广大青年群体的文化娱乐需求?这些关键性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充分评估。因为这些文化类综艺背后的传统文化热所影响和辐射的范畴,恐怕不仅是局限在其自身的意义范围内,注定还将波及文化、经济等多重领域。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广电行业的文化类综艺热潮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化热,将是一个可以持续观察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有效抓手。因为被移动互联网的媒介杠杆效应所撬动的我国新一代青年群体的历史势能,仅仅是刚刚展开在历史地表。所以,这一阶段的文化类综艺的原创探索,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当代意义。在当前限制明星“天价薪酬”、综艺模式谨慎引进的现实语境下,《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国家宝藏》这些文化类综艺的热潮,不如说是全行业的一次突围。即便如此,以我国目前文化娱乐工业的平均发展水平,在综艺编剧、分镜师、剪辑师等一系列相关环节上仍相当薄弱,而其中很多节目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英国等欧洲综艺模式。与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原创”,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更毋宁说担负起开创我国综艺节目的多元化格局,摸索我国广电行业的原创路径这样的时代重任。

尽管文化类综艺在近三年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但要承担起目前社会和媒体上所想象的行业角色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